





豐年瑞唐韓愈曰  
春雲煇繁時雪遂  
降實豐年之嘉瑞

文蔚效正宜對茶對香曰  
蘇詩效正宜對茶對香曰  
蘇詩效正宜對茶對香曰

儒釋筆陣

辛丑霜月雪連日寺主令作雪賦一律也 玄光

天女擲梭當夜不曉來素練覆山丘園林俄失

查千般色大地變成一白頭紅手戲團童子喜丹

庭頻拂僕夫憂老農謾說豐年瑞病衲殊艱寒

氣優氣優矣今又見之故驚不之其人亦何以識之

呈玄光禪人呈玄光禪人來不寐思香中田麟拜

竊聞井上貞則頃日邂逅長寄禪客玄光有雪中

即興之酬和未見其詩思渴如焦昨日則也來訊



示之余亦不能緘口次韻寄之少焉則也出一篇於袖中云是玄光之作也吟讀三四不覺嘆息曰嗚呼我國近世禪家不有嗚詩者就中曹洞一派最衰絕矣今及見之始驚不乏其入也可以嘉之於是不能默止乃次韻礎投之且寄雪詩排律一章光也若惠清和則幸甚者乎余時罹微恙故不能往而面其勿訝焉

滕六幽怪錄蕭志忠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見群獸哀請於九冥使者使者曰若於滕六降雪異一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使君果不出

滕六幽怪錄蕭志忠為晉州刺史欲獵有樵者見群獸哀請於九冥使者使者曰若於滕六降雪異一起風即蕭使君不出矣日未明風雪大作竟日蕭使君果不出

追康應映雪晉孫康京兆人性敏好學家貧無油于冬月嘗映雪讀書小清介交遊不苟後官至御史大夫

凍鵞蹲歐陽永叔詩曰鬼吟愁鳳語翁坐凍鵞蹲北冥鯤莊子逍遙遊篇北冥有魚其名為鯨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景略捫晉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少貧賤以鬻菴為業好讀兵書氣度宏遠隱于花山懷佐世之念祖溫入關被褐請之捫龜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

火爐温酒解憂勤學追康應映雪官家聊有仕而優

一日前坡松奈老遠山忽作白頭髮夜明無影西樓月窓曙添光東海瞰可憖堦除飢雀集請看屋上凍鵞蹲九霄飛玉玉為礫萬木開花花不根銀塊深埋南苑草硯冰難躍北溟鯨百蟲閑蟄風安在寒褐誰思景畧捫  
辱田麟先生和拙詩兼贈雪之律詩雖未面其人筆墨上相見了也佳什直是金聲曼玉也予亦雖



朝暎李白太鵬賦云朝暎解之春流  
暎扶桑之朝暎又楚辭暎將出兮東方註曰始出其容  
暎暎盛貌也又杜審言詩曰朝暎施丹紫夜魄烟青翠  
又謝靈運詩晚見朝日暎

鷓鴣頭手呵凍硯鶴頭炙暖爐

贅贅之瑞切追去聲謂以物而貨錢也又附贅胥瘤也

雄辨奚求滑稽髡史記滑稽列傳淳于髡者齊之贅贅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辨數使諸侯  
未嘗屈辱芝眉唐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天寶中任魯山令天下重其行稱曰元魯山房  
瑄歎曰見紫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不才塵高韻酬來慧  
夜來最覺寒威切曉見童松忽白髮千頃波濤  
移厚地四簷點滴潤朝暎老梅屈曲玉龍臥  
石玲瓏銀虎蹲脩竹回青搖鳳尾葦苔疑練覆  
雲根弊爐愛暖頸頰鶴彩筆寫詩欲化鯢野衲  
不求尋句苦朝陽曝背虱自捫

再贅前韻以謝禪客玄光之清和光也亦有贅之  
贅乎一噓

今宵邂逅各清話雄辯奚求滑稽髡始接芝眉

孝心尋筆三國孟宗字公休江夏人母嘗冬時筆尚未生宗入林哀泣筆忽迸出

和靖宋林逋字君復錢塘人結廬於西湖之小孤山刻意為學不求仕進惟好古喜恬淡弗  
趨世利工畫善行書善為詩多奇句不存稿或勸錄之逋曰吾方晦迹安用名世真宗嘉其

高隱賜以粟帛謚和靖先生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履城

市通不娶無子  
新却故共開丹府夜猶暎儒林不有鸞鳳集祖  
苑既看龍象蹲吟口吐珠盈筆下孝心尋筆捫  
籬根孤山孤客慕和靖一壑一丘思謝鯤素行  
遠追賢聖道雅言寡悔舌何捫

思謝鯤晉謝鯤字  
田麟贈再和求贅之贅強搜枯腸應責玄光

幻輿陽夏人明帝嘗問鯤曰卿自謂  
才高八斗更無倫筆陳縱橫困病髡癡衲惡詩  
何如庾亮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僚隼

則臣不如庾亮  
如燭火秀才綺語敵東暎翰林鬱密彩鸞集學

五下壑自謂過之  
海森然龍鼉蹲禹貢孰窮詣地理義文劉覽徹

舌何捫詩抑篇莫  
天根丈夫豈慕園籬雀男子宜為北海鯢獻賦

捫朕舌



運云天下亦共有  
一石子建獨得八  
斗自古及今用  
斗奇才博敏安有  
迷之燭火莊子逃  
遙遊堯讓天下於  
許由曰日月出矣  
燭火不息其於光  
也不亦難乎時甫  
降笑而侮浸灌其  
於澤也不亦勞乎  
禹貢書篇名義文  
伏羲作易易卦三  
百八十四爻也

劉覽

天根邵子詩云耳目聰明男子身洪鈞賦予不為貧因探月窟方知物未躍天根豈識人乾遇  
巽時觀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閒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朱子贊之亦云手探月窟

自公歸去後便使經筵手時捫  
又押前韻答玄光之重和光也亦勿緘口  
欲會人生存養道請看硯壽管城髡吟行遙憶  
灞橋雪眠覺仰望賜谷噉天上月宮銀兔老爐  
中獸炭赤麟蹲窓前豈懶繙芸葉世事要須咬  
菜根才匪鶴頸應比鴨志如鵬翼欲乘鯤玉川  
文字五千卷我腹空虛鼓又捫  
煩用捫韻答勿緘之責  
隨分動處是便宜務得貪多被笑髡楚楚比粧

足躡天根池陽何巨源問詩并贊云莫是說陰陽否朱子答云先夫圖自復至乾陽也自姤  
至坤陰也陽主入陰主物手探足躡亦無甚意義但復在下姤在上上故言手探下故言足  
躡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乃是說他圖之所從起處管城髡管城筆也唐子西古硯銘筆之  
壽以自計墨之壽  
以月計硯之壽以  
世計獸炭晉羊琇  
景獻皇后從弟性  
豪俊洛下少林木  
炭貴如粟琇搗小  
炭為屑以物和作  
獸形後何邵之徒  
共集以温酒火藝  
猛獸皆開口向人  
蘇赫諸豪皆効之  
雲葉典略藏書臺  
稱芸臺閣稱芸閣  
謂芸香辟蠹咬菜  
根宋汪革字信民

曹國詠頻頻露醜敗桑暎阻飢閃閃寒鴉亂吠  
雪信信狂犬蹲凜凜節操唯讓竹芸芸萬物各  
歸根兀然塞向庵中客蠹爾夾冰汚裡鯢自此  
去花應食實白圭三復鑑無捫  
頃日捫韻之酬和各及再三欲罷而不能又贅一  
章  
酌酒如思可朋醉醉吟須道是詩髡夜來檐滴  
紛紛雨今曉雲晴赫赫噉見鳥離沙上睡想  
望獅子窟中躡五經學暇繙群史一泓宗風洗



嘗謂人曰咬得菜根斷則百事可做  
 王川文字五千卷  
 盧仝號玉川子茶  
 歌曰一碗喉吻潤  
 二碗破孤悶  
 三碗搜枯腸惟有文字  
 五千卷云務得貪  
 多被笑髡史記滑  
 稽列傳咸王八年  
 楚大發兵加齊齊  
 王使淳于髡之趙  
 請救兵齎金百斤  
 車馬十駟淳于髡  
 仰天大笑冠纓索  
 絕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何敢王曰笑豈  
 有說乎髡曰今者臣  
 從東方來見道傍有  
 糶田者操一豚蹄酒  
 一孟而祝曰甌窶  
 滿篝汙耶滿車五穀  
 蕃熟穰穰滿家臣  
 見其所持者狹而所  
 欲者奢故笑之於是  
 齎威王乃益齎黃金  
 千鎰白璧十雙車馬  
 百駟吹雪柳文越犬  
 吠雪蜀

六根聖德天高難就日禪心海廣耐容鯤吾人  
 痛苦君知否胸恙非傷足不捫  
 初冬念七夜之燈下吟讀玄光捫韻之重和又欲  
 贅一首時有二客來話既而歸則三更矣於是強  
 攬睡復前韻且別賦偶懷一篇并寄之  
 半夜方安在開書對古人燈明飢鼠竄爐暖小  
 奴親倦去肱為枕覺來頭整巾無琴消世慮有  
 酒樂天真眼豁三千界氣雄七尺身一生仁是  
 宅孤客德誰隣頌蓋心便舊推嫌家素負燒香

犬吠曰芸芸萬物老子經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註物多祀  
 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人之正路也  
 願蓋孔子之郊遇程子於途願蓋而語終日甚相親也  
 願子路取束帛以  
 贈先生  
 毛穎毛  
 穎謂筆也韓文毛  
 穎傳上召穎三人  
 者不待詔輒俱往  
 上味嘗怪焉後因  
 進見上將有使  
 拂拭之因免冠謝  
 上見其髮禿又所  
 摹畫不能稱上意  
 上博笑曰中書君  
 夫而髡不任吾用  
 吾嘗謂君中書君  
 今不中書耶白雲  
 曲楚大夫宋玉嘗  
 對楚襄王云客有

意清了掃席不同塵  
 接清和并偶懷之篇欣歎數也予亦夜來陪話客  
 僧又用捫韻唱和也錄呈為煩之煩并和偶懷之  
 篇又別呈一律求瓊報云  
 千言直下誇詩富毛穎走奔頭可髡白雪曲高  
 天上調毫光疑見曉曦駁樂飢賢士閉門睡忍  
 凍漁翁垂釣躡瓊葉削成分萬樹瑤花巧制別  
 三根蘆邊難辨池中鷺冰下活埋汚瀆鯢未識  
 庭梅如昨否銀堆重疊忍寒捫



歌郢中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歌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云樂飢詩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閉門賦漢表安字邵公汝南人微時客洛陽時大雪洛陽令按行至安門門閉無行跡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曰大雪人皆餓死豈宜于入令舉為孝廉三根法華藥草喻品并木叢林及諸藥草小根小莖小枝小葉中根中莖中枝中葉大根大莖大枝大葉諸樹大小道上中下各有所受一雲所雨稱其種性而得生長華菓敷實

釋門三學客全異九衢人車馬無來到梵篇但可親紙衣應歎錦細葛堪為巾誇言非吾事實行要守真蜚螭驕白羽尺蠖竟伸身磧地是安宅冰山勿作隣酒酣金谷富羅設華門貧省已愛憎盡不妨混六塵又一律云天生一角麟文質自彬彬游刃詩書裡為舟學海津吟詩清白雪浩氣養陽春晤語知何日商量席上珍同前韻謝玄光之清和并五字八句一篇次響答之意

蜚螭驕白羽詩曹風蜚螭蜚螭之羽衣裳楚楚蜚螭渠略也似蝓蟻而長角黃黑色朝生暮死楚楚鮮明貌此詩蓋以時人有玩細娛而忘遠慮者故以蜚螭為此而刺之言蜚螭之羽翼猶衣裳之楚楚可愛也然其朝生暮死不能久存尺蠖竟伸身易係辭尺蠖之屈以求伸身也磧地是安宅淮南子曰昔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確石而名醜谷後有莊丘各醜確音學荆人鬼也越人機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丘之丘楚國之俗功名于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米山楊國忠傳張豕曰人倚國忠為太山吾獨以為米山金谷一統志云河南府金谷園在府城西一十三里地有金水自太白原南流經此谷晉石宗因川阜造園館羅設漢翟公下邳人文帝時為廷尉賓客填門及罷門外設雀羅云又隋李元操詩聽琴旋蒸子張羅避翟公簞門左襄公十年傳曰簞門闈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杜預注簞門柴門也游刃莊子養生主篇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為舟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白雪見于前浩氣養孟子公孫丑上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席上珍禮記儒行篇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註呂氏曰席上之珍自貴而待賈者也儒者講學閒燕從容乎席上而



知所以自貴以待天下之用似禮禮記表記君子之接水小人之接水君子淡以成小人其以壞清意慕康節邵雍字堯夫始至洛蓬草環玃不蔽風雨各所居曰安樂窩為薤藟讀書宴居其下且則焚香獨坐脯時飲酒三四甌微醺即止自號安樂先生元祐中謫謚康節李真唐賀知章字季真永興人為秘書監開元中遷禮部兼集賢學士晚年號四明狂客天寶初乞歸田里為道士詔賜鏡湖剡川一曲俱帳東門百僚祖餞御製詩送云遺榮朝入道辭老早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心年八十六卒幼子由亦度為道士賜帛百疋陸象先曰李真清談風流吾一日不見鄙吝生矣商儒史黥布傳漢王折隨何曰商儒為天下安用腐儒哉端木富端木賜字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常相魯衛家累千金又論語云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淵貧論語雍也篇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也洙泗禮記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間退而老于西河上漆燈彬江南野史云沈彬字子文將八十近君阜上有一大樹可數拱木椽前常指之謂家人曰吾死可葬於是既死臨葬穴其處乃古塚其間一石燈臺上有漆一盞壘頭一銅脚上有蓮花燈三碗擊竹耳通道香巖閑禪師在瀉山後抵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

焉一日因芟除草木以瓦礫擊竹俄大笑問廓然惺悟善說梅口吐津世說武帝軍士大渴無水令曰前有梅林可止渴士卒聞之口中出水連八珍張縝古大寶箴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云函矢換移人孟子公孫丑云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入函人恐傷入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後義君臣賊孟子梁惠王荀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廢非路瑟論語先進篇子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縮天巾首勞經曰即時如於師子座聖沮槃僧斂僧伽熬攬七寶几引於几取劫波羅天所奉華巾於大眾前縮成一結示阿

不知誰計會邂逅遠方人取雪茶鑪煮舒書燈火親俗交情似醴鄉思淚沾巾清意慕康節醉魂追李真圓明禪法眼潛伏腐儒身錫杖水雲伴詩家風月隣何望端木富唯類子淵貧洙泗流東海濯纓掃垂塵倚爐對赤麟豈記漆燈彬擊竹耳通道說梅口吐津窗明眼何夜席暖氣如春知足三盃酒任他連八珍原用前韻煩酬巴麟之兩和



難言此名何等阿  
難大衆俱自佛言  
此名爲結云汝審  
觀察巾體是同因  
爲有異周公富論  
語先此 季氏富  
於周公未嘉註周  
公以王室至親有  
大功位家室其富  
宜也季氏以諸侯  
之卿而富過之非  
讓奪其君刻剝其  
民何以得此人爵  
孟子告子上篇孟  
子曰有天爵者有  
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  
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龍見莊子在宥篇尺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希逸註不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

此心隨物化函矢換移人後義君臣賊先仁胡  
越親孔門非路瑟佛座縮天巾不許秋毫僞只  
存一味真聖經應慰意簞食可將身靡欲綺羅  
友翅邀向道鄰周公非你富顏子豈吾貧儒釋  
迹雖異當頭惟雪塵  
其之二  
禽獸有麒麟人稀文質彬競名徒矻矻談利口  
津津松秀三冬雪槿榮九十春快哉人爵外知  
足自家珍

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見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龍見  
中鳥同時下翠微南見俄成北黃山谷次韻玉荆公題西太一宮壁詩真是真非安在人間  
北有成南萬吹皆自己莊子齊物論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然也成其自取怒者其誰邪  
切切論語子路篇  
朋友切切偲偲  
懇到也偲偲詳勉  
也訑訑孟子告子  
下篇訑訑之聲音  
顏色距人於千里  
之外註訑訑自足  
其知不啻善言之  
貌佛國寶賢聖法  
華經譬喻品舍利  
弗彼佛出時雖非  
惡世以本願故說  
三乘法其劫名太  
寶莊嚴何故名曰  
大寶莊嚴其國中

近日唱和數回格一律而不足悅心故次田麟偶  
懷之韻轉格於排律改舊調也勿吝清和  
玄光  
暫居茅屋客龍見玉堂人浮迹時時遠文交日  
日親相忘儒與釋誰問鳥兼中南見俄成北僞  
生忽起真萬吹皆自己百計只災身切切堪爲  
友訑訑莫作隣多看驕富貴少聽樂清貧佛國  
寶賢聖公侯過眼塵  
詩未發彼衆難詩之書故不贈也  
示玄光禪人  
昨之昨被寄塵韻及珍韻之再和各一章時有櫛



以菩薩為大寶故  
扁和扁鵲姓秦氏  
名越人能醫史記  
有傳國語晉平公  
有疾秦伯使醫和  
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遠男而  
近女趙文子曰醫  
及國家乎對曰上  
醫醫國其次救人  
固醫官也賈島之  
推敵一賈鳴字浪  
仙初為浮屠號無  
本居法乾寺每苦  
吟常跨驢不避公  
卿貴人嘗吟詩云烏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又欲下推字於驢上以手作敲推勢不覺律  
京尹韓愈第三節左右擁至馬前詰之以實對愈曰敲字佳與此論詩為布衣交齊一之  
一枝本於鄭谷李傳云僧齊已雙詩卷來表謁鄭谷且樹云前村深雪裡昨夜數枝開谷曰

沐之事故不能即答昨日我師林子講說周易余  
然聽焉及申還宅西末出侍寡君之前講古今類  
賦之半退歸而吟讀來詩聊忘勞倦乃次珍韻二  
篇既成夜半而寢即今示之嗚呼頃間數回之贈  
答頗通兩情飲飲慰慰想夫不佞拙作不可免有  
病乎足下若蓄扁和之藥則請與一囊賈島之推  
敵决于韓愈齊已之一枝本於鄭谷才雖讓古人  
而所望在茲足下莫吝細評則幸甚也足下之詩  
也敏速葩麗不巧不拙可以欣賞卷而復舒三四

數枝非早也味若一枝佳已不覺鼓拜曰我一字師也

熟讀則似未免有所評乎是以不顧他人之嘲哂  
忘自己之固陋聊述盡意如左捫韻數篇之中脩  
竹與莓苔頭頻鶴與欲化鯤彩鸞兼龍鼈曹國詠  
兼敗桑暎不可以言的對也一首之中朝暎朝陽  
同字重出風自捫與平起之聲相齟齬乎且第一  
句是便宜云云宜是平聲同字及聲訛須改之乎  
塵韻兩章驕白羽竟伸身綺羅友向道隣之兩對  
未必為當且非字重出焉麟韻則詩書裡學海津  
以一物對二物徒吃吃口津津是亦徒與口似不

數枝非早也味若一枝佳已不覺鼓拜曰我一字師也



汚漬鯢文選西京賦溷溷溷溷搜搜川川漬漬布布九九罫罫設設罍罍撰撰鯢鯢殄殄水族註鯢鯢鯢魚魚子子也

維摩丈室容萬眾  
維摩經曰於是長者維摩詰現神通方即時彼佛遣三萬二千師子之座高廣嚴淨束八維摩詰室諸菩薩大弟子釋梵四天王等昔所未見其室廣博悉皆包容三萬二千師子座無所妨礙於毘耶離成及閻浮提四天下亦不迫迫悉見如故

相應而禪家之詩格余所未審則姑待報教耳鯢之為魚也見莊子所說則其大不知幾千萬里而來詩所謂汚裏鯢汚漬鯢其意如何哉賈誼弔屈原賦曰彼尋常汚漬兮豈容吞舟之魚乎然則汚裏汚漬亦難容鯢乎若有來歷乎否且以維摩丈室容萬眾論之則示具眼者而可也不佞塵韻詩有子淵貧句清和亦有顏子豈吾貧之句是真同意同事麟韻來詩文質自彬彬又人稀文質彬彬是似苦難取彬韻脚乎如何如何朱子云詩豈有二

豸測管見前漢書東方朔傳以筦關次以豸測海服虔曰筦音管張宴曰豸豸也師古曰豸古筦字

拙哉視其志高下如何耳又云詩豈論出處哉謂是有所指乎有所為乎不然則就其已知字者而言之乎寡聞薄識豈以是為哉故山谷詩句一一不能無來歷是亦不可以不思焉嗚呼漫批踈評譬之豸測管見者乎一笑一笑容怨惟幸素性懶慵艱于走筆故草草不具珍韻贅和二首并寄之

其一

縱然名是麟才異豹文彬陰茂藝林樹流清智



水津凍窗雞待且寒屋士思春豈可寶金玉書  
中有衆珍

其之二

交會幻兼麟素緇色雜彬心田元有玉法水更  
無津夜直思安石家貧似子春藜羹却真味遮  
莫酒肴珍

答田麟才

玄光

接來教并清和卷舒每二不覺解頤書中所教排  
詩對不敵用事無來歷矣是寡聞之素分不足怪

夜直思安石宋王  
安石字介甫神宗  
朝拜相後封荆國  
公夜直詩云金鑪  
香盡漏聲殘翦翦  
輕風陣陣寒春色  
憊人眠不得月移  
花影上闌干

寡聞之素分禮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此言孤而且陋則聞事必寡雖愚蒙之人  
皆來誦責之也  
劉覽劉覽者與流覽同出典籍辨覽野客叢書序曰劉覽曷辨若良金之  
在鎔又淮南子原道訓劉覽偏照高誘註云劉覽田觀也

長律排律之作其源自顏謝諸人古詩之變首尾排句聯詩精密梁陳以還儷句尤切唐  
興始專此體與古詩差別貞觀初作者猶未備永徽以下篇什始盛○長篇排律唐初作  
者絕少開元後杜少陵獨步當時渾涵汪洋千象萬狀至百韻千言力不少衰若韓柳  
雖肆才縱力工巧  
相矜要之未為得  
體○長律妙在鋪  
敘時將一聯挑轉  
又平平說去如此  
轉換數匝却將數  
語收拾乃妙

侵漁前漢書宣帝  
紀今小史皆勤事  
而奉祿薄欲其毋  
侵漁百姓難矣註  
晉灼曰許慎曰捕  
魚之字也師古曰  
漁者若漁獵也

也雖然長律之不必敵對子試劉覽儒家之評詩  
則不待予辯又子詩云何望端木富唯類子淵貧  
予酬云周公非你富顏子豈吾貧子以為同事同  
用也是子不會看文字之過也是所謂翻案之法  
也意者周公富異後世侵漁之富顏貧豈同後世  
不才無道戚戚貧也盍諷子以太賢侵比也不會  
此意以為同用可笑可笑又謗汚瀆鯤曰鯤之為  
魚見莊子其大不知幾千萬里予屈原賦云尋常  
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乎及以維摩丈室容萬



魚禁鯢鮪國語魯語曰澤不伐大魚禁鯢鮪註鯢魚子也卵醬卵公渾切音鯢禮記內則濡魚卵醬實蓼註濡漬為脯烹煮之也卵醬魚子為醬也又儀禮曰澤不伐大魚禁鯢鮪書引古周禮略其文者其文同魯語故乎引儀禮之文作古周禮誤訛乎

衆見嘲哂矣噫子只識平屈原賦莊子而未識古周禮魯語禮記也試引一二證解你惑魯語曰魚禁鯢鮪是豈不以鯢為魚子乎禮記之內則云卵醬是豈不以鯢為魚子耶此外以鯢為魚子之總名者不暇枚舉子充顏稱儒以博學自高未識六經容易謗予詩耶此外朝字重重之謗以一物對二物之謗熟看唐宋以來諸家之詩集則不勞予筆而自矣唯子謗云虱自捫與平起之聲齟齬也此謗實當也凡予詩卒爾寫去不免失照顧也雖

詩向會人吟古句云詩向會人吟酒逢知己飲

然子詩平仄換位不一足也予以此不罪你何耶凡乘興走筆何無照顧之錯耶予豈同子指微瑕棄全璧乎始知詩向會人吟不虛語此外欲辨者多恐起諍背阿蘭若之法且擲筆紙猶有餘白又戲綴一絕訓鯢字  
鯢化為鵬搏萬天鷺鳩笑曰曷為然二蟲不識南溟樂決起飛搶籬下邊  
寄玄光禪人  
回讀細陳且被示一絕欣欣展閱聊開笑顏殆如

田麟



西施鬢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趣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面談于咫尺也逸興逸興來書謂長律之詩必不敵對見儒家詩評則不待予辯矣是頗奇語是以及凡耳也余見諸詩集如長篇古體則誠如來諭至排律則否也雖或間有之而千百之中纔見一二而已古人之詩也高邁峻逸玄遠幽深平暢簡穩則何啻拘聲律格法而已哉吾子引是為辨則恰似倣西施之鬢乎若未及古人始守格法而可也凡排律之體也各對的當之中自以有深意為善也是以前評云爾其勿怪焉聞顏子豈吾貧之

西施鬢莊子天運篇西施病心而顰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顰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趣彼知美顰而不知顰之所以美

一句是翻案之法也然則一連兩句此不能不用其法也前句他事後句翻案未實協翻案之法則顏子貧偶與拙句同事主客一樣是余所以評之意也且來書有余不會看文字之過也之語是實的當余病殆如得緩和之藥可以謝焉可以嘉焉雖然余寡聞淺識亦何不知類與豈之字義哉然則余所評與子所辨共以抵牾各從其所好而可也聞周公非你富之一句聊被諷余懇懇之情豈是尋常哉嗚周公聖而有位與如余輩膏壤尚不



裴松之南北裴松

之字世期聞善人

仕劉宋為中書侍郎

即博覽墳籍立身

儉素註三國志

男兒遂平生之志

真宗皇帝歡學文

男兒欲遂平生之

志六經勤向憲前

讀

弱冠禮記曲禮二

下曰弱冠

電覽晉玉戎宗濟

冲琅耶臨沂人幼

而穎悟神彩秀微

視形不取裴楷見而

議所許然後聽之庶

傳采筆四

足比之也太抵古人諷諭各以似類宋裴松之論

吾子未知之乎可謂失其類者也鯁之一事引禮

記魯語以為魚子之證誠如來教於是始知吾子

知字之勤也可以嘉獎焉雖然子以余為實不知

之而言者且有未識六經之謗則我未是肯夫六

經學問之根抵儒者之要樞也男兒遂平生之志

者豈不在茲乎不可以不見焉不可以不讀焉十

四五歲之時讀禮記一遍及弱冠電覽又一遍且

聽我師林子之講說亦一遍嘗侍寡君之前讀國

語一遍然則鯁之為魚子也余豈實不知之者哉

知而不言則其意果有所設乎聊為有所試也柳

文云鯁鮪遺胤註云鯁鮪魚子也子亦知之乎以

是彌解子之疑其勿訝焉嗚呼吾子以鯁之一字

認余作未識六經者則是實誇語乎太言乎白圭

三復何不思之哉大凡來書始末以余前評認作

謗子惡是何謂哉是豈我意也哉是豈我意也哉

君子無所爭以仁義為心以禮讓為質子其察焉

聊示愚論以招賢評者乎楮尾一絕全篇以鯁鵬

為州主簿轉中從事出南

白圭三復已見于前

裴松之傳

十四



鷲鳩為言想夫有所相比乎今欲和之則却似相  
矜誇是以緘口官家乏詩友自今已後與子相贈  
答以述微志是所庶幾也仕官無暇不能往面話  
不知禪房有何事乎否一日若來叩小齋則相對  
述鬱陶相語得浮生之間所望在茲官舍事忙草  
草閣筆不具其公復為書中喜子之題之  
文云 答田麟才 來書細讀數過足見文非蓋疵太甚也縷縷數百  
言醉夢語也不足答若又默止於此子必曰不能

答田麟才

玄光

東野人 呂氏春秋  
曰孔子行於東野  
馬逸食野人稼野  
人留其馬子貢說  
而請之野人終不  
聽於是鄙人馬園  
乃復往說曰子耕  
東野至於西海吾  
馬何得不食子苗  
野人大悅解馬還  
之又文選演連珠  
東野有不釋之辨

答故舉梗概正其非來書曰排律則否也你知排  
律否未解為解可謂自欺而已且夫排律者首尾  
排句故曰排律子詩六首之中那箇是首尾排句  
你未知排律而曰至排律則否也不知子之面皮  
厚多少又云前後事異未叶翻案之法子是東野  
人難共論翻案點檢諸家之詩則自具又云以周  
公比余輩不似類也是予先所謂子所以不會看  
文字也予和曰周公非你富顏子豈吾貧是予非  
以聖比你而誇你以賢自侵比也子詩曰何望端



張篇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  
順過文非論語子  
張篇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

木富唯類子淵貧是豈子不以賢侵比乎子不會  
看文字還謗我也想子因你吾二字惑于予詩乎  
可笑子不解諷諭之文字也又子昨謗鯢字無本  
據子證以六經故子驚耻俄為說云鯢為魚子余  
豈不知乎知而不言意有所設有所試也吁子何  
順過文非之太耶孔子曰不知為不知是知也孟  
子曰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  
徒順之又從而為之辭不知子以何面目對論孟  
乎就中尤可笑者忙寫柳文云柳文云鯢鯢遺胤

而不自知其類  
日餘頃目見李  
潘其對言日餘頃  
麻文云則非難  
自論文豈難

絕倒極笑曰絕倒  
晉王澄字平子有  
高名每聞衛玠言  
輒歎息絕倒時人  
語曰衛玠談道平  
子絕倒曰吾見其  
不來益益齋齋齋

註曰鯢鯢魚子也子知之乎以是解子之疑矣噫  
子驚於予證以六經忘前失後乎或在而迷彼此  
乎不識鯢字者子也非我也云解子之疑是何言  
歟可愍子因文非益自其非也又云六經學問根  
抵予可以不知乎十四五歲時讀禮記及弱冠又  
電覽又聽林子講嘗侍寡君之前講國語下遍矣  
讀到此不覺絕倒也子勤學禮記如此數回講國  
語於君前又一周也不知此時鯢潛伏活瀆裏而  
遊子之電覽乎又化鵬搏天去避子電覽乎奇哉



不求益者論語憲

問篇子曰吾見其

居於位也見其與

先生並行也非求

益者也

晉王象之平子感

德園林笑曰

目論文選頭陀寺

碑文云順非辨偽

者比微言目論註

目論即目見毫毛

而不自見其睫之論也

杜撰野客叢書云杜默為詩多不合律故言事不合格者為杜撰

作九日詩欲用鱒字思六經中無此字遂止源委禮記學記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務本註

河為海之源海乃河之委承士文志於本而言水之為物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

是也君子於學不

成章不達故先務

本禹穴史記大史

公自序云年十歲

則誦古文二十而

南游江淮上會稽

探禹穴窺九疑云

宋天六典內閣司

舍唯秘閣最宏狀

穹窿高敞謂之木

天八陽經大慧傳

曰杜撰八陽經自

有三千部取質質

者支義切同擊贊

執執物以為相見

佛經筆陣

怪哉未審子十餘歲所勤學禮記何字耶又侍君

前所講之國語何文耶益足見子敏也且子雖不

求益者試難子詩子第二番詩云酌酒如思可朋

醉此合聲律格法否又云雄辨奚求滑稽髡此又

合聲律格法否又予詩之聯對之中以草對鯤錫

杖對詩家礫對根珠對筭月官對獸炭窗前對世

事學暇對宗風史對根樹對津玉對津客對五霄

對木此等之對盡敵否子之論予詩也可謂目論

又子和予詩云交會幻兼麟素緇色雜彬此子若

難和彬韻強欲以緇素兩字為彬之字義而又苦

玄字之平聲浪換玄為幻是何等杜撰乎古人用

字不既經一二作則不敢用猶預于鱒字有旨哉

豈才不及子而然乎若浪以黑白為彬則烏鷺也

紙墨也班白也駁馬也烟火也雲月也東西南北

盡可曰彬古人不敢如此者知文字之源委也又

子詩云才匪鶴頸應比鴨志如鵬翼欲乘鯤不審

此兩句出何等典籍若莊子則鯤化鵬也非鵬翼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欲乘鯤也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水天乎抑出八

佛經筆陣

十一



之禮也孟子萬章篇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疏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又論語述而篇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熹註曰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又禮記曲禮童子委摯而退註童子不敢與成人爲禮或見師友而執贄則奠委于地而自退避之也鴉臭當風太慧武庫峨嵋白長老嘗云卿人雪竇有頌百餘首其詞意不甚出入何乃浪得大名於世遂作頌千頌以多十倍爲勝自編成集妄意他日名壓雪竇到處求人賞音有太和山主者徧見當代有道尊宿得法於法昌遇禪師出世住大和稱山主氣吞諸方不妄

寄玄光禪人

田麟

陽經乎又子遣予書題曰示玄光此是師與門生書之式也余不執質於子者此何法樣乎抑子長於德乎文過遂非可謂小人也爵齡未見其高或博識洽聞乎未知鯤字也若長詩文乎鴉臭當風也不知何故自高以師位自處耶蓋儒以充顏尊大爲教耶禮讓又是孔門之家訓也子之所學之儒是何等儒耶予於是大疑著也此外欲辨不少恐以水投於石止止止

許可白攜其頌往謁之求一言之鑑取信後學太和見乃唾曰此頌如人患鴉臭當風立地其氣不可聞自是白不敢出以人後黃魯直聞之到成都太慈寺大書於壁云峨嵋白長老千頌自成集太和曾有言鴉臭當風立以水投於石文選李康運命論云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羣雄其言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

再酬之細書卷舒數回不覺破顏云嗚呼書中所言之數件未見一事當其理也空費紙墨以吐無用之言可笑可笑今欲一一論正之則偶與一客對談是以姑緘口排律之格吾子實不知之今欲告之則恰如向聾人而說之有通其耳哉聞子之名玄光也非崇幻也先日井上貞則寫子之詩來示予披見之則有崇幻之二字夫人之名也字也豈啻一而已哉是以謂玄光崇幻相並稱乎勿怪予詩有幻兼麟之句又予遣子書題曰示玄光而



子曰是師與門生書之式也於是倍知子之以不知為知也嗚呼哀哉何不見韓柳蘇黃及其餘諸集乎豈啻限師與門生書式而已哉朋友之間皆然也若於其所尊則異之也又余詩志如鵬翼欲乘鯤子曰鵬翼乘鯤出禹穴乎出木天乎是彌子之不會看文字之過也鵬翼譬其大也欲乘鯤亦然也以志如鵬翼之四字為上讀以欲乘鯤之三字為下讀則不待細辨而以知其言無病也不暇縷說草草擲筆唯期面談不具蘇云鳥中池

此言自見其大也... 鵬翼乘鯤... 出禹穴乎出木天乎... 是彌子之不會看文字之過也... 欲乘鯤亦然也... 以志如鵬翼之四字為上讀以欲乘鯤之三字為下讀則不待細辨而以知其言無病也不暇縷說草草擲筆唯期面談不具

答田麟才

玄光

來書一看果以水投乎石也實如來論空費紙墨而已云排律之格吾子不知欲告之則如向聾人說吁予實不患聾恐你先病瘕乎又云韓柳蘓黃與朋友之書以示也彼四大家端人正士以謙讓交友欲文一己之非而勿誣四大家矣聞說鵬翼俄辭鯤背去也想必欲令乘空腹尊大之假儒乎呵呵

寄玄光禪人

田麟

假儒楊子雲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

此言自見其大也... 鵬翼乘鯤... 出禹穴乎出木天乎... 是彌子之不會看文字之過也... 欲乘鯤亦然也... 以志如鵬翼之四字為上讀以欲乘鯤之三字為下讀則不待細辨而以知其言無病也不暇縷說草草擲筆唯期面談不具



與君蓋亦不須傾  
是東坡次韻蒼孫  
俾詩坡詩云十年  
身不到朝廷欲伴  
騷人賦落英但得  
低頭拜東野不辭  
中路伺淵明艤舟  
蒼雪人安在下築  
江淮計已成千里  
論交一言足此稽  
蓋亦不須傾千里  
康呂安之古事每  
一相思千里命駕  
也與君蓋亦不須  
傾孔子與程子事已見前東坡詩七言八句元止如此非一連兩句相共翻案蓋光師此時  
不夾一冊之書故麟以無為有亂引而欺光師也大抵麟所引古句等似假託光師書所謂  
偽據者疑指此等事乎有鞭不使安用蒲是劉寬事也寬為吏以蒲為鞭寬厚至矣今東坡

昨之昨再被酬細翰時有來客對話故回章草草  
暫焉又被投短札而既他適莫怪不答昨日偶往  
遠方薄暮歸家今日聊得閑暇再讀來書不能默  
止條條縷說吾子論排律云首尾相排故曰排律  
也是審知其一而未知其餘大抵排律有二十餘  
體其說文長不能枚舉余捫韻數篇何違其格見  
古人之詩可以知之今不足諭焉東坡和孫俾詩  
云與君蓋亦不須傾有鞭不使安用蒲是一連兩  
句相共翻案之證也劉浚亦翻杜詩云管取明年

翻而用是自一句之翻案也非一連兩句之翻案麟及急迫曲引為據也

各強健不用菜萁子細看古人之格大率如此非  
如子一句他事一句翻案而一對前後相牴牾也  
子詩曰周公非你富顏子豈吾貧余評子以周公  
諷我非謂子以我比周公而來書云是予非以聖  
比你而謗你以賢侵比也子以余詩有唯類子淵  
貧之句為以賢自侵比乎是彌子不會看文字之  
過也若或云唯類子淵意或曰唯類子困樂則實  
是以賢自比也家之不富殆似簞瓢故云唯類子  
困貧言貧之相似非以賢自比子熟讀而可也

備釋筆陣



之一字以余引柳文為驚耻必寫也吁甚哉子之感也假令余驚汝引魯語禮記而若不兼知柳文以鯢為魚子也在何處則柳集五十卷數十萬言之中豈得俄尋出之哉子之言也過矣過矣且以余為順過文非者是亦狐疑之甚也子路聞有過則喜所志在茲何有忘之而頃日數回贈答未嘗有言之過也未嘗有事之非也無可以順且文者也况余讀禮記國語之時鯢不化鵬去不潛汚瀆裡電覽在眼記憶在心子其莫狐疑矣子又評余

儒釋筆陣

捫韻第二番詩云酌酒如思可朋醉是合聲律格  
 瀾否不知其不協聲律格法之在何處也若以朋  
 字平聲與仄起不相應而言乎是夾聲也子亦可  
 知之則不足具說排律之詩第一第二與最末兩  
 句則不有異絕句及律詩之體也然則子之所評  
 果如何哉且舉似余詩草對鯢霄對木之數件云  
 是非敵對也如余前所評子之句則就中指其不  
 對之甚者而非如子所舉之句也子詩飢對雪節  
 對萬塞向對夾冰調對暇樂飢對吞凍車馬對梵



東坡集云用前韻  
再和孫志舉其  
詩云人象者勝天  
天定亦勝人云麟作示者偽據乎

編厚對朝秋對一北海對園籬是等果孰與余草  
對鯤霄對木乎彬字義云物相雜適均之貌云云  
勿尤用雜彬字且余句有志如鵬翼欲乘鯤子難  
之曰鯤化作鵬不知鵬翼乘鯤也此辨先既言之  
今又引古句為證云志如鵬翼飛云云且古人有  
欲乘鯤之句是以彼是借用之又遣子書題曰示  
玄光子咎之曰是師與門生之式也子以示字認  
何義而云爾乎示猶視也或曰寄或曰與皆是一  
樣故諸家詩集云爾某與某每每不少坡集云用

磁膺左非公若不  
早圖後君庶膺

前韻示孫志舉又云示周緣祖謝和游是皆非蘓  
氏之門生也子其解疑嗚呼吾子前書謗予云可  
笑可笑後書云面皮厚多少又云可謂小人也  
是等數語恐非君子禮讓之言也余亦慣于惡言之  
甚不慙走筆云可笑可笑又云如向聾人說之磁  
膺不及多悔多悔凡君子之交也何有相罵相謗  
哉況於儒釋之交哉如何如何餘附面布吾子若  
至此尚不領之則莫費紙墨以投回翰不具

答田麟才

玄光



非無非文非過無  
過飾過唐禪曰太  
師座右銘非莫非  
於飾非過莫過  
支過

古云非無非文非過無過飾過古人語數見驗於  
子也蓋文飾一胎於意則孤意獸心無所不至也  
子辨排律則曰排律有二十餘體第一第二句及  
最末句不異絕句及律詩嗚呼鳥窮則攫人窮則  
偽子亦技窮以偽乎若不異律詩則何不曰律詩  
而曰排律耶律詩與排律何所分耶二十餘體且  
置知一體否辨於翻案則引東坡及劉浚詩云是  
古人一聯兩句相共翻也非如子之一句他事一句  
翻案矣不知子顏厚十重鐵甲乎何不知取之甚

斗筲之人 筲竹器  
容十二升小器也  
論語子路篇子貢  
問今之從政者何  
如子曰斗筲之人  
何足算

斗筲之人雖不足告之強解子惑乎屈原為衆人  
皆醉我獨醒王績翻案之曰眼看人盡醉何忍獨  
為醒此一聯兩句相共翻否尤思詩曰功成不受  
爵長揖飯田廬太白翻之曰若待功成拂衣去武  
陵桃花笑殺人此一聯兩句相共翻否謝茂秦評  
之曰王李二公善於翻案子美九日詩曰明年此  
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到浚翻之云不用茱  
萸子細看管取明年各強健此子之所證也謝茂  
秦評之云太拙而無意味揚誠齋翻案法專指宋



人非也試看子所是古人所非也古人所是子所非也辨以賢侵比則曰若曰類子因樂子淵意則侵比也云云矣子自作底之文字而未知其意可笑也何望端木富唯類子因貧何望唯類之四字文勢自明白也雖然蟲蠹木偶爾為文則自不知其意不足怪也欲覆鯤字不知之疵則曰余讀禮記國語時鯤不化鵬去不潛汚瀆裡電覽在眼記憶在心也此予謗子之熟讀禮記國語數十遍而未記鯤字浪謗鯤字也豈有字作魚化鳥乎是弄

泣于岐列子說符篇楊朱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請楊朱之豎追楊朱曰嘻亡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以所以反也

兔園冊五代宰相逢道世本田家狀貌質野朝士多笑其陋入朝任贊劉岳在後道數反顧贊問岳道顧何為曰遺下兔園冊子短綆荀榮辱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

筆也勿作實語之看雖然鯤字惟物痛繫於丹腑則一朝躍於水搏於天去有泣于岐乎那時勿謂不道順過於平仄失位則曰夾聲也子詩曰酌酒如思可朋醉此是破題之夾聲乎又第二句曰雄辯奚求滑稽髡此是第二句之夾聲乎這般之詩格想必收在子屋裡兔園冊中乎予何難之耶予何難之耶謗予詩聯對不敵則曰云云不敵是予下筆時不必字字聯對不足惟雖然子謗塞向對夾水之不敵則正足知子未識五經而不能讀



濫吹竿韓子齊宣  
王好竿必三百齊  
次南郭先生不竿  
看而之三百人之  
中以吹竿食祿宣  
王薨後王曰寡人  
好竿欲下一吹之  
南郭乃逃

予詩操短綆謗井無水也詩之七月之篇曰塞向  
朱熹註曰向北窓也豈可謗向對水之不敵耶七  
月之篇周公教成王知稼穡艱難之詩也販夫商  
夫猶諳之子不識此等之文字浪謗人濫吹竿於  
儒林耶子之詩曰五經學暇繙群史試問子學五  
經時向字不作鯢潛汚瀆化鵬搏天去而電覽在  
眼記憶在心否如何如何辨彬字義則云彬物相  
雜適均之貌博乎子學也古人未識這般字義而  
不曰漆燈彬素緇色雜彬而令專美於子也辨志

如鵬翼欲乘鯢則曰鵬翼譬其大也欲乘鯢亦然  
也志如鵬翼為上讀欲乘鯢為下讀則知其言無  
病也又引古句為證云志如鵬翼飛讀到此閱然  
怜子子盲於文故以已方人以這般杜撰欲欺人  
予若逐狗逼墻則子失活於假儒也必也書曰毋  
耻過作非中庸云莫見乎隱大學曰人之視已云  
云你盍三復辨稱呼則云韓柳蘓黃與朋友之書  
題以示某不限門生之稱呼此又子急於飾過而  
不顧誣四君子也彼四大家之文予亦曾所一瞥

濫吹竿章句



章甫薦履 賈誼 屈原賦 章甫薦履 漸不可及

備釋筆陣

二十五

豈如子章甫薦履乎子昧稱呼豈此而已耶子書曰官家事忙子詩曰官家聊有仕而優矣官家是天子之尊稱也非匹夫之自稱宋真宗問侍讀李中容曰何謂官家對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五三之德故曰官家此是天下之公言也子猶偽辨喋喋則恐噬臍

寄玄光禪人

田麟

最末兩句不異絕句及律詩云然則何不曰律詩而曰排律乎是余所謂子纔知其一而未知其餘者也排律字義云推排律詩伸為長韻故曰排律也子未知之可以憐焉噫噫子辯翻索引王績翻屈原舉世皆醉我獨醒云眼看人盡醉何忍獨為醒云是一聯兩句翻案否惡是何謂哉子認詩與賦作一樣看否不然則何有此言屈原句賦也王績句詩也以詩翻賦何拘其格法乎不足說不足辨且眼看人盡醉是非把原世人皆醉之句乎何

備釋筆陣

二十六



忍獨為醒是即翻我獨醒也若一連齟齬也又引  
 尤思詩曰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太白翻之云  
 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云是亦一聯  
 相翻否於此倍知子未會翻案之格也尤思句五  
 字也太白詩七言也不可拘常格昭昭乎無疑所  
 謂翻其意不全拘其句者也且武陵桃花笑殺人  
 是翻歸田廬一句之意也然則何必謂一聯相  
 翻哉且余所評子詩唯言律詩聯對之句而已子  
 不知之而妄引古句為證豈非惑哉子謗余云頗

厚十重鐵甲乎不知子面皮百重乎千重乎雖銳  
 鋒利鑊而不能穿一札也余釋彬字義云物相雜  
 適均之貌子難之曰博乎子學也古人不知這般  
 之字義而不曰漆燈彬而今專美於子也吁子何  
 見之不博乎彬是人名即沈彬也有漆燈故事說  
 見江南野史子不知之而認為彬彬之字義妄謗  
 余句可笑之甚何以加旃哉子又難官家云是天  
 子之稱也且引李仲容對真宗語以示之是亦余  
 前所謂子纔知其一而未知其餘者也或云宅家



或云太家或云官家是皆天子之稱何待子之言而後始知之者也哉余所用官家是指官家也唐詩曰爲嫌折腰在官家隱栖歸來容膝易即與官舍官門官邸一般之義也且稱天子曰太家有才德者亦稱爲太家文字通用何啻一樣而已哉子其博學而可也此外欲辨者多多公務私事計會不暇日既薄暮一客亦來是以不遑縷說昨日或人謂余曰聞頃日卿與長崎禪客互難詩病言及誹謗是非長者之所爲也卿爲儒生何不思之哉

且不能無世人之毀自今已後請速止之余領曰唯唯今日及得來書雖暫欲緘口而又恐子不知其非而妄自矜夸是以及此秃筆未擲或人又來責曰卿何食前諾乎彼方外浮屠者也豈是論其才短長哉卿必容恕之勿以再論余逡巡離席誓曰噫誠如子之言也今日而後彼尚挑戰我須持重若背此言則有如青天矣言畢或人歸乃筆贈之

答田麟才

玄光



進退維谷詩  
人亦有言進退維  
谷註谷窮也

予書數逐狗逼墻子遠退維谷故不遑顧得罪亦  
古人嫁已非於典籍偽據數件可憐又或譴予云  
釋氏以慈悲為宗子今以筆成斧鉞云云故且緩  
予筆令子得活於假儒矣

儒釋筆陣

天和二年二月穀旦

洛陽三條菱屋町菱屋林傳右衛門藏板

執筆富尾軒松

一三三三

西三三三



進退維谷詩彙

一併釋

三ノ

左  
中  
右

四ノ



